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儒林外史
第十八回 約詩會名士攜匡二 訪朋友書店會潘三

話說匡超人那晚喫了酒，回來寓處睡下。次日清晨，文瀚樓店主人走上樓來，坐下道：「先生，而今有一件事相商。」匡超人問是何事。主人道：「目今我和一個朋友合本要刻一部考卷賣，要費先生的心替我批一批，又要批的好，又要批的快。合共三百多篇文章，不知要多少日子就可以批得出來？我如今扣著日子，好發與山東、河南客人帶去賣。若出的遲，山東、河南客人起了身，就誤了一覺睡。這書刻出來，封面上就刻先生的名號，還多寡有幾兩選金和幾十本樣書送與先生。不知先生可趕的來？」匡超人道：「大約是幾多日子批出來方不誤事？」主人道：「須是半月內有的出來，覺得日子寬些；不然，就是二十天也罷了。」匡超人心裏算計，半個月料想還做的來，當面應承了。主人隨即搬了許多的考卷文章上樓來，午間又備了四樣菜，請先生坐坐，說：「發樣的時候再請一回，出書的時候又請一回。平常每日就是小菜飯，初二、十六，跟著店裏喫『牙祭肉』。茶水、燈油，都是店裏供給。」匡超人大喜，當晚點起燈來替他不住手的批，就批出五十篇，聽聽那樵樓上，纔交四鼓。匡超人喜道：「像這樣那裏要半月！吹燈睡下，次早起來又批。一日搭半夜，總批得七八十篇。」到第四日，正在樓上批文章，忽聽得樓下叫一聲道：「匡先生在家麼？」匡超人道：「是那一位？」忙走下樓來，見是景蘭江，手裏拿著一個斗方卷著，見了作揖道：「候遲有罪。」匡超人把他讓上樓去。他把斗方放開在桌上，說道：「這就是前日謙集限『樓』字韻的。同人已經寫起斗方來；趙雪兄看見，因未得與，不勝悵悵，因照韻也做了一首。我們要讓他寫在前面，只得又各人寫了一回，所以今日纔得送來請教。」匡超人見題上寫著「暮春旗亭小集，同限『樓』字」；每人一首詩，後面排著四個名字是：「趙潔雪齋手稿」、「景本蕙蘭江手稿」、「支鏢劍峰手稿」、「浦玉方墨卿手稿」。看見紙張白亮，圖書鮮紅，真覺可愛，就拿來貼在樓上壁間，然後坐下。匡超人道：「那日多擾大醉，回來晚了。」景蘭江道：「這幾日不曾出門？」匡超人道：「因主人家託著選幾篇文章，要替他趕出來發刻，所以有失問候。」景蘭江道：「這選文章的事也好。今日我同你去會一個人。」匡超人道：「是那一位？」景蘭江道：「你不要管。快換了衣服，我同你去便知。」

當下換了衣服，鎖了樓門，同下來走到街上。匡超人道：「如今往那裏去？」景蘭江道：「是我們這裏做過冢宰的胡老先生的公子胡三先生。他今朝小生日，同人都在那裏聚會。我也要去祝壽，故來拉了你去。到那裏可以會得好些人，方纔斗方上幾位都在那裏。」匡超人道：「我還不曾拜過胡三先生，可要帶個帖子去？」景蘭江道：「這是要的。」一同走到香蠟店，買了個帖子，在櫃臺上借筆寫：「眷晚生匡迥拜」。寫完，籠著又走。景蘭江走著告訴匡超人道：「這位胡三先生雖然好客，卻是個膽小不過的人。先年冢宰公去世之後，他關著門總不敢見一個人，動不動就被人騙一頭，說也沒處說。落後這幾年，全虧結交了我們，相與起來，替他幫門戶，纔熱鬧起來，沒有人敢欺他。」匡超人道：「他一個冢宰公子，怎的有人敢欺？」景蘭江道：「冢宰麼？是過去的事了！他眼下又沒人在朝，自己不過是個諸生。俗語說得好：『死知府不如一個活老鼠。』那個理他？而今人情是勢利的！倒是我這雪齋先生詩名大，府、司、院、道，現任的官員，那一個不來拜他。人只看見他大門口，今日是一把黃傘的轎子來，明日又是七八個紅黑帽子吆喝了來，那藍傘的官不算，就不由的不怕。所以近來人看見他的轎子不過三日兩日就到胡三公子家去，就疑猜三公子也有些勢力。就是三公子那門首住房子的，房錢也給得爽快些。胡三公子也還知感。」

正說得熱鬧，街上又遇著兩個方巾闊服的人。景蘭江迎著道：「二位也是到胡三先生家拜壽去的？卻還要約那位，向那頭走？」那兩人道：「就是來約長兄。既遇著，一同行罷。」因問：「此位是誰？」景蘭江指著那兩人向匡超人道：「這位是金東崖先生，這位是嚴致中先生。」指著匡超人向二位道：「這是匡超人先生。」四人齊作了一個揖，一齊同走。走到一個極大的門樓，知道是冢宰第了，把帖子交與看門的。看門的說：「請在廳上坐。」匡超人舉眼看見中間御書匾額「中朝柱石」四個字。兩邊楠木椅子。四人坐下。

少頃，胡三公子出來，頭戴方巾，身穿醬色緞直裰，粉底皂靴，三絛鬚鬚，約有四十多歲光景。三公子著實謙光，當下同諸位作了揖。諸位祝壽，三公子斷不敢當，又謝了諸位，奉坐。金東崖首座，嚴致中二座，匡超人三座，景蘭江是本地人，同三公子坐在主位。金東崖向三公子謝了前日的擾。三公子向嚴致中道：「一向駕在京師，幾時到的？」嚴致中道：「前日纔到。一向在都門敝親家國子司業周老先生家做居停，因與通政范公日日相聚。今通政公告假省墓，約弟同行，順便返舍走走。」胡三公子道：「通政公寓在那裏？」嚴貢生道：「通政公在船上，不曾進城。不過三四日即行。弟因前日進城，會見雪兄，說道三哥今日壽日，所以來奉祝，敘敘闊懷。」三公子道：「匡先生幾時到省？貴處那裏？寓在何處？」景蘭江代答道：「貴處樂清。到省也不久，是和小弟一船來的。現今寓在文瀚樓，選歷科考卷。」三公子道：「久仰，久仰。」說著，家人捧茶上來喫了。三公子立起身來讓諸位到書房裏坐。四位走進書房，見上面席間先坐著兩個人，方巾白鬚，大模大樣，見四位進來，慢慢立起身。嚴貢生認得，便上前道：「衛先生、隨先生都在這裏，我們公揖。」當下作過了揖，請諸位坐。那衛先生、隨先生也不謙讓，仍舊上席坐了。家人來稟三公子又有客到，三公子出去了。

這裏坐下，景蘭江請教二位先生貴鄉。嚴貢生代答道：「此位是建德衛體善先生，乃建德鄉榜；此位是石門隨岑庵先生，是老明經。二位先生是浙江二十年的老選家，選的文章，衣被海內的。」景蘭江著實打躬，道其仰慕之意。那兩個先生也不問諸人的姓名。隨岑庵卻認得金東崖，是那年出貢進京，到監時相會的。因和他攀話道：「東翁，在京一別，又是數年。因甚回府來走走？想是年滿授職？也該榮選了。」金東崖道：「不是。近來部裏來投充的人也甚雜；又因司官王惠出去做官，降了寧王，後來朝裏又拿問了劉太監，常到部裏搜剔卷案；我怕在那裏久惹是非，所以就告假出了京來。」說著，捧出麵來喫了。喫過，那衛先生、隨先生閒坐著，談起文來。衛先生道：「近來的選事益發壞了！」隨先生道：「正是。前科我兩人該選一部，振作一番。」衛先生估著眼道：「前科沒有文章！」匡超人忍不住，上前問道：「請教先生，前科墨卷，到處都有刻本的，怎的沒有文章？」衛先生道：「此位長兄尊姓？」景蘭江道：「這是樂清匡先生。」衛先生道：「所以說沒有文章者，是沒有文章的法則！」匡超人道：「文章既是中了，就是有法則了。難道中式之外，又另有個法則？」衛先生道：「長兄，你原來不知。文章是代聖賢立言，有個一定的規矩，比不得那些雜覽，可以隨手亂做個。所以一篇文章，不但看出這本人的富貴福澤，並看出國運的盛衰。洪、永有洪、永的法則，成、弘有成、弘的法則，都是一脈流傳，有個元燈。比如主考中出一榜人來，也有合法的，也有僥倖的，必定要經我們選家批了出來，這篇就是傳文了。若是這一科無可入選，只叫做沒有文章！」隨先生道：「長兄，所以我們不怕不中，只是中了出來，這三篇文章要見得人不愧；不然，只算做僥倖，一生抱愧！」又問衛先生道：「近來那馬靜選的《三科程墨》，可曾看見？」衛先生道：「正是他把個選事壞了！他在嘉興蕪坦庵太守家走動，終日講的是些雜學。聽見他雜覽到是好的，于文章的理法，他全然不知，一味亂鬧，好墨卷也被他批壞了！所以我看見他的選本，叫子弟把他的批語塗掉了讀。」說著，胡三公子同了支劍峰、浦墨卿進來，擺桌子，同喫了飯。一直到晚，不得上席，要等著趙雪齋。等到一更天，趙先生抬著一乘轎子，又兩個轎夫跟著，前後打著四枝火把，飛跑了來；下了轎，同眾人作揖，道及：「得罪，有累諸位先生久候。」胡府又來了許多親戚、本家，將兩席改作三席，大家圍著坐了。席散，各自歸家。

匡超人到寓所選批了些文章纔睡。屈指六日之內，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。就把在胡家聽的這一席話敷衍起來，做了個序文在上。又還偷著功夫去拜了同席喫酒的這幾位朋友。選本已成，書店裏拿去看，回來說道：「向日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樓，三百篇文章要批兩個月，催著還要發怒，不想先生批的恁快！我拿給人看，說又快又細。這是極好的了！先生住著，將來各書坊裏都要來請先生，生意多哩！」因封出二兩選金，送來說道：「刻完的時候，還送先生五十個樣書。」又備了酒在樓上喫。喫著，外邊一

個小廝送將一個傳單來。匡超人接著開看，是一張松江箋。摺做一個全帖的樣式。上寫道：

「謹擇本月十五日，西湖宴集，分韻賦詩，每位各出杖頭資二星。今將在會諸位先生台銜開列於後：衛體善先生、隨岑庵先生、趙雪齋先生、嚴致中先生、浦墨卿先生、支劍峰先生、匡超人先生、胡密之先生、景蘭江先生。」

共九位。下寫「同人公具」。又一行寫道：「尊分約齊，送至御書堂胡三老爺收。」匡超人看見各位名下都畫了「知」字，他也畫了，隨即將選金內秤了二錢銀子，連傳單交與那小使拿去了。到晚無事，因想起明日西湖上須要做詩，我若不會，不好看相，便在書店裏拿了一本《詩法入門》，點起燈來看。他是絕頂的聰明，看了一夜，早已會了。次日又看了一日一夜，拿起筆來就做，做了出來，覺得比壁上貼的還好些。當日又看，要已精而益求其精。

到十五日早上，打選衣帽，正要出門，早見景蘭江同支劍峰來約。三人同出了清波門，只見諸位都坐在一隻小船上候。上船一看，趙雪齋還不曾到。內中卻不見嚴貢生，因問胡三公子道：「嚴先生怎的不見？」三公子道：「他因范通政昨日要開船，他把分子送來，已經回廣東去了。」當下一上了船，在西湖裏搖著。浦墨卿問三公子道：「嚴大先生我聽見他家為立嗣有甚麼家難官事，所以到處亂跑；而今不知怎樣了？」三公子道：「我昨日問他的。那事已經平復，仍舊立的是他二令郎。將家私三七分開，他令弟的妾自分了三股家私過日子。這個倒也罷了。」

一刻到了花港。眾人都倚著胡公子，走上去借花園喫酒。胡三公子走去借，那裏竟關著門不肯。胡三公子發了急，那人也不理。景先生拉那人到背地裏問。那人道：「胡三爺是出名的慳吝！他一年有幾席酒照顧我？我奉承他！況且他去年借了這裏擺了兩席酒，一個錢也沒有！去的時候，他也不叫人掃掃，還說煮飯的米，剩下兩升，叫小廝背了回去。這樣大老官鄉紳，我不奉承他！」一席話，說的沒法，眾人只得一齊走到于公祠一個和尚家坐著。和尚烹出茶來。

分子都在胡三公子身上，三公子便拉了景蘭江出去買東西。匡超人道：「我也跟去頑頑。」當下走到街上，先到一個鴨子店。三公子恐怕鴨子不肥，拔下耳挖來戳戳脯子上肉厚，方纔叫景蘭江講價錢買了。因人多，多買了幾斤肉，又買了兩隻雞，一尾魚，和一些蔬菜，叫跟的小廝先拿了去。還要買些肉饅頭。中上當點心。於是走進一個饅頭店，看了三十個饅頭，那饅頭三個錢一個，三公子只給他兩個錢一個，就同那饅頭店裏吵起來。景蘭江在傍勸鬧。勸了一回，不買饅頭了，買了些索麵去下了喫，就是景蘭江拿著。又去買了些筍乾、鹽蛋、熟栗子、瓜子之類，以為下酒之物。匡超人也幫著拿些。來到廟裏，交與和尚收拾。支劍峰道：「三老爺，你何不叫個廚役伺候？為甚麼自己忙？」三公子吐舌道：「廚役就費了！」又秤了一塊銀，叫小廝去買米。

忙到下午，趙雪齋轎子纔到了，下轎就叫取箱來。轎夫把箱子捧到，他開箱取出一個藥封來，二錢四分，遞與三公子收了。廚下酒菜已齊，捧上來眾位喫了。喫過飯，拿上酒來。趙雪齋道：「吾輩今日雅集，不可無詩。」當下拈鬚分韻。趙先生拈的是「四支」。衛先生拈的是「八齊」。浦先生拈的是「一東」。胡先生拈的是「二冬」。景先生拈的是「十四寒」。隨先生拈的是「五微」。匡先生拈的是「十五刪」。支先生拈的是「三江」。分韻已定，又喫了幾杯酒，各散進城。胡三公子叫家人取了食盒，把剩下來的骨頭骨腦和一些果子裝在裏面，果然又問和尚查剩下的米共幾升，也裝起來，一送了和尚五分銀子的香資，押家人挑著，也進城去。

匡超人與支劍峰、浦墨卿、景蘭江同路。四人高興，一路說笑，勾留頑耍，進城遲了，已經昏黑。景蘭江道：「天已黑了，我們快些走！」支劍峰已是大醉，口發狂言道：「何妨！誰不知道我們西湖詩會的名士！況且李太白穿著宮錦袍，夜裏還走，何況纔晚？放心走！誰敢來！」正在手舞足蹈高興，忽然前面一對高燈，又是一對提燈，上面寫的字是「鹽捕分府」。那分府坐在轎裏，一眼看見，認得是支鏢，叫人採過他來，問道：「支鏢！你是本分府鹽務裏的巡商，怎麼黑夜喫得大醉，在街上胡鬧？」支劍峰醉了，把腳不穩，前跌後撞，口裏還說：「李大白宮錦夜行。」那分府看見他戴了方巾，說道：「衙門巡商，從來沒有生、監充當的！你怎麼戴這個帽子！左右的！過去了！一條鏈子鎖起來！」浦墨卿走上去幫了幾句。分府怒道：「你既是生員，如何黑夜酗酒！帶著送在儒學去！」景蘭江見不是事，悄悄在黑影裏把匡超人拉了一把，往小巷內，兩人溜了。轉到下處，打開了門，上樓去睡。次日出去訪訪，兩人也不曾大受累，依舊把分韻的詩都做了來。

匡超人也做了。及看那衛先生、隨先生的詩，「且夫」、「嘗謂」都寫在內，其餘也就是文章批語上採下來的幾個字眼。拿自己的詩比比，也不見得不如他。眾人把這詩寫在一個紙上，共寫了七八張。匡超人也貼在壁上。又過了半個多月，書店考卷刻成，請先生，那晚喫得大醉。次早睡在床上，只聽下面喊道：「匡先生，有客來拜。」只因會著這個人，有分教：婚姻就處，知為夙世之因；名譽隆時，不比時流之輩。畢竟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